

“化工桶”不仅漂流在松花江上

超声波
Ultrasonic Wave

□时事评论员 刘洪波

几千只化工原料桶在松花江漂流,打捞化工原料桶已经成为吉林省的特任任务。随着化工桶向黑龙江省逼近,黑龙江省也正严防死守。截至7月31日晚8点的消息,吉林省已打捞化工桶5016只,还有近两千只桶在江水中行进或者散落松花江沿岸。

桶的数量是突然增加的。7月28日,报道说卷入松花江的化工桶是一千余只,次日新闻报道中,桶的数量变成了7000多只,其中3000只装有化工原辅料,4000只为空桶。

事情是洪水引发的,似乎很难说谁有责任。但洪水是否有所预报,相关企业化工原料仓库是否有包括洪水暴发在内的安全预案,还是值得思考。

吉林省吉林市的政府应对再次失分。这批化工桶于7月28日上午在该市永吉县被冲走,上午10时市民已在江边看到数不清的蓝色铁桶漂浮,一些桶冒着白烟,并有刺激性气味,同时市区开始停水,但直到当晚8点,政府未对市民有任何形式的公告,市内超市出现饮用水抢购,市民向政府热线和110电话询问,得到的答复竟是“管不了”。

经历过2005年松花江污染事件的吉林市,似乎没有获得社会治理上的

事情是洪水引发的,似乎很难说谁有责任。但洪水是否有所预报,相关企业化工原料仓库是否有包括洪水暴发在内的安全预案,还是值得思考。

任何长进。当年,吉林市一家化工企业的原料泄漏,导致松花江吉林段以下全线污染,黑龙江省、中俄边境都受其害,饮用水恐慌像接力棒一样,在一个个城市之间依次传递,但人们最开始得到的政府信息,竟然是松花江未受污染。

如果说有什么长进的话,是报道说,在2005年污染事件后,黑吉两省有了松花江污染应急的联动机制。现在,一面是环保部门不断报平安,松花江水质未受影响,一面是吉林的打捞和黑龙江的严防布控,还有一面是黑龙江一些城市已经放弃松花江取水,另辟水源。

松花江两度拉响环境警报,事属偶然,还是必然,值得检讨。说偶然,有理由,毕竟不是哪里有化工厂哪里就泄漏过。说必然,有化工生产就有发生化学灾害的一定概率。当然,没有化工厂,就彻底没有化学污染,但这个世界估计已离不开化工生产了。必然偶然的认识,要跳出根本否定化学工业或者一味强调事故属于小概率因素迭加的框架。化工产业是必然会存在的,事故得到避免也不是不可能的。

突然发生重大事故,形成一定规模的公共事件,自然引人关注。现在的问题,是既有突然暴发的重大环境和安全灾难,又有“润物细无

声”的环境和安全威胁。重大事故立即威胁生命,有时摧毁一座城市的正常生活,而日复一日的污水和废气排放,虽未立即产生什么后果,然而总体上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大至气候气象变迁、两极冰盖融化、臭氧层损伤,小至呼吸不到好空气,喝不到好饮水,吃不到好食物,健康受到影响,恶疾越来越常见。

几千只内含污染物的化工桶在江上漂浮行进,简直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环境困境的一个具体意象。人们生活与空气、土壤和水,须臾不离,河流是自然的生命,也是人类生命的母体。制造进入化工阶段,这是为之幸福的,但某种程度上,化学工业原料或产品,也可以说都具有“化学武器”的性质,福祸关系之重大,比起此前意义上的制造来说,不可同日而语。

或是造福的火苗,或是杀生的烈焰;或是生活幸福的甜点,或是杀死生灵的剧毒。祸福一线,薄如桶壁,就在每个人眼前漂流而过。人类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面临人类制造品的威胁,不只是专为杀生而设计的武器弹药,可使人看到毁灭的前景,就是为了增进幸福而进行的生产,也有在生物学意义上制造生命冬天和冰川纪的载沉载浮之力。核泄漏、化学污染、生物灭绝、意外爆炸等等,可能性

就在世人的身边,并真实地发生过。

无数的化工桶在我们身边陈列或者漂浮,无数的管道在我们身边缠绕或者埋布。想想真是一个令人要冒冷汗的景象,但这就是我们的现代生活。人类已是如此依赖于工业制造,而不可能再有自然的生活,这样的处境下,哪怕丝毫的错失,也可能意味着一些人的灭顶之灾。

最近一些地方在连续发生着重大安全事故,远非生产安全或者消费安全足以概括,至少应该说已经让人不能不思考“城市安全”的重大隐患。人类事实上已经拥有使人类自身面临“生物安全”之忧的技术能力,意外事件也被提升到破坏力可能超乎想象的水平,而不像爆炸一只气球那样轻松。

人类的社会建制和价值体系看上去十分坚韧,然而想想人类生物性的存在本身是那么脆弱,而且威胁性因素是那么常见,不能不让我们被几千只化工桶漂江中流向我们的意象而战兢惕厉。

刘洪波



出狱当天,许霆特意去理了个发

“我放下了,我认可法律、服从法律、理解法律,感谢法律给我一个从轻的机会,让我重新获得自由。”

——ATM机恶意取款案主角许霆,由于在监狱服刑时表现良好,被裁定予以假释。7月30日上午,许霆踏出监区,重新回到外面的世界,一再感叹“自由真好”。

活下去,并且记住

——回应《23秒 南京人的唐山记忆》等(7月25日柒周刊A4—A9版)

7月28日,唐山大地震34周年。柒周刊用整整6个版面刊登相关文章,无疑是一次很好、很隆重的纪念。此举,让我们回顾了那场灾难中的点点滴滴,也让我们更

加懂得珍惜今天的幸福、平安的生活。灾难已成过去,生活还在继续,我们要记住灾难,忘记痛苦,从而更好地活着!

(句容 涵今)

绿皮火车能否领跑慢生活

——回应《最后的绿皮火车》(7月25日柒周刊A12—13版)

面对高铁、动车组牵引出的快节奏现代社会,最后的绿皮火车演绎的是一种慢生活,但它同样精彩,同样让人体味着一种美,以另一种形式享受生命。它以车身的“绿色”让许多人的记忆发

青,心生绿色家园;它为文学作品和电影故事点燃灵感;它成就了民工们的经济旅行。慢生活也是一种美,最后的绿皮火车永远不老。

(徐州 刘海燕)

莫将维稳变“危”稳

——回应《稳定不是来自暴力下的服从》(7月25日柒周刊A3版)

湖北“打错门”事件表明,暴力维稳,视上访人员为“假想敌”,现已成为某些官员的思维定式。长此以往,维稳就会变成

“危”稳——老百姓的正当诉求,没有畅通渠道,表面的风平浪静,难道不隐藏着深层次的危机吗?

(南京 陆京)

骨头越硬越要啃

——回应《收入分配改革该啃“硬骨头”了》(7月25日柒周刊A22版)

收入分配改革说了很多年了,年初两会时,也是民众最希望代表委员们解决的一个问题。都说收入分配改革关系到国家的稳定,这是果。但是我们更关心因,

那就是老百姓的收入少,收入的不公平,违背了我们这个社会公平正义的原则。一个社会连公平都谈不上,谈何幸福和稳定?

(南京 李伟)

直接引语

Voice and Opinion

“有的人身在国内心在外。”
——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负责人谈发文严管裸官的背景。

“我是党员。”
——昆明警方突袭娱乐会所,一男子阻挡办案,称警方影响昆明的发展。

“我不是哗哗哗趟河而过,而是找河里冒起来的石头,跳上这个石头,再跳上那个石头,这么着往前走。”
——冯小刚认为现在不是产生大师的时代,因为有很多的戒律不能触碰。

“中国实际上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表示,今后中国经济增长肯定会逐步放慢一些的。

“人才,就是不被社会和自己毁掉的学生;良师,就是不把学生毁掉的老师。”
——易中天称中国教育“毁人不倦”。

“好的文化一定是多元的。”
——于丹认为今天不能过分地夸大文化的道德评价,今天更多需要的是文明的融合与建设。

“性爱拍特写,暴力拍全景。”
——香港导演尔冬升总结内地拍戏窍门。

“我们将不再向美国输送一滴油!”
——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表示,如果委内瑞拉遭到哥伦比亚的攻击,将停止对美国供油。

“我们对梅德韦杰夫已经成为伊朗敌人的传声筒感到遗憾。”
——伊朗总统内贾德抨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指责他与美国一起散播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谣言。

“没人会想看到两个总统同时出现在婚礼上。特勤人员得全员出动,宾客需经过金属探测器,所有礼物会被撕开检查。”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专访时表示自己没有受邀参加克林顿女儿的婚礼。



(上周星期柒新闻周刊封面)

名嘴同期声

Simultaneous Comments by Celebrities

白岩松新闻171



“天上掉的不是馅饼,一般就是铁饼,砸你身上会很疼。”

——香港导游阿珍道歉后,白岩松认为零团费是产生悲剧的原因之一。

孟非零距离



“宽容的社会是应该允许多种价值观存在。”

——孟非同时也认为,应该允许多种实现自我的方式存在,只要他无损他人和公众的利益。

东升东升工作室



“当真守法者死,违法者活?当真在这个问题上就无理可讲?”

——南京仙林汽配城违反规划发展至今无人纠正,东升对此表示气愤。

吴晓平听我韶韶



“不只是保护壳,还要保护根,保护魂。”

——老吴认为保护老房子的同时,要留下老居民,他们是文化遗产的活载体。



读者来信

Letters to the Editor

欢迎读者来稿,发表您的看法和对“星期柒新闻周刊”的阅读反馈,200字以内优先发表,稿酬从优。

E-mail:njmengqiu@163.com